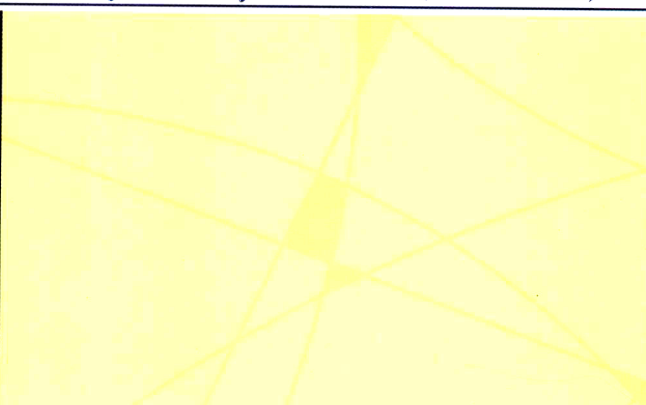


The Patient and The Analyst
The Basis of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Second Edition)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英】 Joseph Sandler, Christopher Dare, Alex Holder 著

【英】 Joseph Sandler 修订

【德】 Anna Ursula Dreher

施琪嘉 曾奇峰 肖泽萍 等译

The Patient and The Analyst

The Basis of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Second Edition)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英】 Joseph Sandler, Christopher Dare, Alex Holder 著

【英】 Joseph Sandler 修订

【德】 Anna Ursula Dreher

施琪嘉 曾奇峰 肖泽萍 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 (英) 桑德勒 (Sandler, J.) 等著; 施琪嘉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19-7912-7

I. ①病… II. ①桑… ②施… III. ①精神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5545号

版权声明

Copyright ©1992 by J. Sand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总策划: 石 铁
策划编辑: 戴 婕
责任编辑: 戴 婕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00

字 数: 11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7912-7 定价: 28.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6877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 400-698-1619 010-65125990 传真: 65288410

发行电话: 010-65128898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 wanjianedu@yahoo.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 (邮购) 联系调换
101338J6X101ZYW

新版译序

识人而知己，知己而达人

精神分析运动由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发起，已经走过了 110 多年的历史。从 1929 年章士钊* 弗洛伊德写信询问有关精神分析名词翻译的问题，并向他发出来华讲学的邀请，到 2010 年 10 月 23 日中国精神分析协会宣布正式成立，已有 81 年的跨度。此间，精神分析经历了不同的分裂阶段，这种分裂首先是从内部开始的，从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到由他的亲密学生荣格发展出分析性心理治疗、安娜·弗洛伊德发展出自我心理学、汉赫·科胡特发展出自体心理学、克莱因发展出儿童精神分析理论、沙利文和霍妮发展出人际交往心理治疗，所有这些都承认，弗洛伊德所建立的基本精神分析的框架、“驱力理论、地形学说、俄狄浦斯三角”等概念是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理论，在开始看似与精神分析无关，比如，约翰·博比 (John Bowlby) 从猴子实验中发展出来的亲附理论，最初甚至是被许多精神分析师所排斥，通过同行的扩展，如加拿大心理学家安斯沃斯 (Ainsworth) 发展出的陌生人情景实验，最终成为能够完美理解和诠释客体关系的亲附理论。在后弗洛伊德时代，亲附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往前，向早期追溯，它可以从移情和反移情的观点去理解为什么病人会在治疗师那里以重复、刻板的模式来呈现关系；往后，从现在向将来展望，治疗师聚焦于此时此地资源取向的态度，提供了病人重新心智

* 章士钊，1881 年生，湖南长沙人。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化的机会。

精神分析从开始起，就存在着非议，其主要的论点是，第一，费时长（每周4～5次的分析性治疗）；第二，疗效无法获得科学性的证实；第三，要成为达到IPA（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IPA）标准的精神分析师条件苛刻，费用不菲，时程冗长。就第一点而言，只有经过长时间互动，治疗关系才会变得比较稳定，才有可能把新的促进性的关系内化到内心，从而替代创伤性的、不安全的过去的关系，中国古语也有类似说法，日久见人心。就第二点而言，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Grande, T., Dilg, R., Jakobson, T., Keller, W., Krawietz, B., Langer, M., Oberbracht, C., Stehle, S., Stennes, M., Rudolf, G. (2009). *Structural change as a predictor of long-term follow-up outcome. Psychother Res* 19: 344-357.]，在6～8周的短程治疗中，行为认知治疗和精神分析治疗在改善症状上都有一致的效果，而持续两年的精神分析性治疗，即便在两年的治疗结束后再进行两年的随访，结果仍显现出病人的人格结构、人际关系还在持续地向好的方向发展。就第三点而言，IPA在中国的工作，主要由IPA亚洲中国部负责，该部的负责人最初是有华裔血统的阿根廷人特雷莎·袁（Teresa Yuan）女士，后来为挪威精神分析师斯蒂·瓦文（Sverre Varvin）、德国精神分析阿尔夫·格拉赫（Alf Gerlach）。美国精神分析师皮特·罗文贝克（Peter Loewenberg）为现任中国部主席。IPA对于其成员的准入标准极其严格，从理论学习到案例督导，从个人体验到临床实践，如用时间计算，完成上述培训所要求的内容恐怕要超过6年。值得强调的是，个人体验要求在同一个人治疗师处完成，提供督导的案例要求是同一个人，以每周4次的频率进行，至少连续两年以上。如此苛刻的条件，只有在本国成员获得IPA资格才能克服另外几个重大的也是实际的障碍——语言障碍、距离障碍等。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有人获得IPA成员的资格，俄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飞行分析（shulte analysis）也进入了IPA的行列。在中国台湾，目前我所见到的台湾同仁即便是在医院担任要职，治疗

病人的时间长达7~8年，他们能腾出时间，并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接受每周3~4次的督导及自我体验，并定期到英国接受面对面的自我体验，他们是严格按照IPA的标准（比如台北松德医院的蔡荣裕医师——台湾前任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刘佳昌医师——台湾现任精神分析协会主席）来接受培训的。在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在北京、上海、武汉所开展的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德班、中挪班），其特点为教师固定、学员固定、教材固定、培训地点固定，对外封闭，为期3年，这些特点保证了培训的质量，但也只能说，培训出来的学员为动力性取向的心理治疗师。

2004年、2009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承办了中国精神分析首届和第二次年会，此间，中国精神分析学组成立。2010年10月21—25日，IPA亚洲大会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支持下，由北京安定医院承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人员超过500人次。2010年10月23号，中国精神分析协会正式宣布成立，上海的肖泽萍教授、北京的杨蕴萍教授对促成此协会的成立功不可没。不过IPA只视类似协会为申请中心（applied center），已有9名中国同事成为IPA的候选人。这标志着从现在开始，精神分析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更趋向临床实践、更靠近IPA的标准、与中国港台的交流更加频繁……我们相信，只有在这种发展方向上，精神分析的中国特色才能够被显现出来。

早在1998年，我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留学并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和个人体验时，格拉赫先生就向我介绍了约瑟夫·桑德勒先生的这本书——《病人与精神分析师》（*The Patient and The Analyst*），当时，我直接与桑德勒先生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翻译此书的许可。数年后，桑德勒先生因心脏病去世，桑德勒夫人准许我们以零版税的方式在大陆出版此书，该书首版为2004年。在中国精神分析蓬勃发展的今天，此书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再次出版，意义尤为重大。相对于前版，此版在一些关键术语上翻译应该更准确。作为一本精神分析学习的经典教材，它分为9个章节，每个章节只对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

IV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加以阐述，比如移情、反移情、治疗联盟、阻抗等。

在中国大陆，近 10 年来，已经有超过 1000 人次的人参加并完成了中德班和中挪班。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深得其味，并乐在其中。

施琪嘉

2010 年 11 月 2 日

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外科病房

旧版译序

这本书是由施琪嘉博士、肖泽萍博士和我共同翻译的。翻译和校对的时间长达3年。该书共12个章节，除第1章导言外，其他11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

本书12个章节分别为导言、分析情景、治疗联盟、移情、移情的其他变异、反移情、阻抗、负性治疗反应、付诸行动、解释及其他干预、领悟和修通。熟悉精神分析治疗的人都知道，这些术语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基本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精神分析翻译著作，特别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这在文化界曾经引起了一股不小的精神分析热。有一段时间，很多文化人是言必称弗洛伊德。但是，直到今天，被译成中文的所有精神分析作品中，除了一两本涉及精神分析治疗的具体操作以外，其他的译著都是理论性极强的作品。精神分析是建构在对神经症治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读它的理论，虽然也可以获得很多智力上的享受，但却不能说真正理解了它的精髓。

本书就是一本从临床出发，对精神分析治疗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好书。在各个章节里，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每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含义及含义的发展或延伸。很多精神分析大师级的人物，对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概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书中引用的最近的资料表明，现代精神分析几乎已经把这些概念的全部内涵榨取干净，理解上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由这种深入所导致的精神分析技术上的突破，

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大师们披荆斩棘、硕果累累之后留给后来者的空虚和悲哀。

但是，我们的希望也由此而生。如果在万顷苹果园里再种上几株苹果树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种上几株梨树吧。虽然那些精神分析术语的可能含义几乎被彻底澄清，对它们的使用也已经达到了极致，但是，由这些术语建构的精神分析框架本身可能是有漏洞或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并非纯粹是为了有所建树而挑剔精神分析的毛病。我们对精神分析这样的判断仅仅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常识之上，即任何理论，都会被它所使用的概念清楚地表达，同时也会被这些概念所限定；对专业术语的依赖性越强，被限定的程度也就越大。《病人与精神分析师》——这本由 11 个专门讲述精神分析术语的章节组成的书，既向我们展示了用那些术语透视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妙功用，同时也呈现了一家之言的局限与偏颇。

这本书所展现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精神现象是精致的，但对这种精致的感受，与我们打开电脑主机盒所看到的主板上密集的半导体和连接线的感受一模一样，精致得有些呆板，精致得缺乏生气和韵味；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精致，就是中国文化中一些传统的东西的精致，如书法、微雕、诗词等，那是一种有血有肉、充满生气的精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心理治疗而言，精神分析搭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需要填充一些源于世俗生活本身的知识与经验呢？

我个人觉得，在 21 世纪过多地谈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总有些可笑；而谈论精神分析是不是能够被中国人接受，跟谈论麦当劳能不能在中国盈利一样无趣。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如果有一天人类开始跟外星球的智慧生物打交道，那不管是西方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也好，东方的道家、禅宗也罢，一看就知道是太阳旁边的第三个蓝色星球上的最高级生物想出来的东西——那些生物虽然

生活在不同的半球和不同的气候之中，但负责想问题的大脑的结构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要谈区别，就跟外星人去谈吧。

最后想说的是，在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经常读它。三年前第一次读它，有一些感受；在积累了数千小时的心理治疗经验之后的今天读它，感受就很不一样，经常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若干年后，又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感受肯定还会变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被它淹没，还是会将它超越。

曹奇峰

于武汉

2003年7月

翻译说明

精神分析的经典理论著作，很多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有一些概念翻译得很好，比如将 transference 译成移情，acting out 译成付诸行动，等等。但也有少数概念，还译得不够好。

本书试图规范一些概念的翻译。对较重要的几个概念的翻译，具体说明如下：

(1) ego/self, 译成自我 / 自体。ego 与 id、superego 一样，是人格结构的一部分，翻译成自我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将 self 也翻译成自我，两者就混淆了。首先会与安娜·弗洛伊德创立的自我心理学 (ego psychology) 相混淆；其次，在自体心理学中 (self - psychology) 中，self (自体) 是适合于与 object (客体) 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客体关系理论认为，在自我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自体表象 (self representation) 和客体表象 (object representation)。在这里，self 显然与 ego 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建议将 self 译成“自体”。

(2) erotic transference/Erotized transference/sexualized transference, 情欲性移情 / 色情化移情 / 性欲化移情。前者是可能出现在分析中的正性移情，病人知道是不现实的性幻想；色情化移情是病理性的移情，性欲化移情为更广义的移情，应该加以区分 (详见“色情化移情”章节)。

(3) psycho-、psychic-、mind, 在英文里多有“精神的”、“灵魂的”、“心灵”、

“超自然的”的意思，psycho- 如果仅仅翻译成“心理的”，似乎不太准确。不过，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也可能还只是停留在“心理的”层面上，psychoanalysis 有译成“心理分析”的，但自从高觉敷先生将其译成“精神分析”之后，很多处的 psycho- 也译为了“精神”，至于 psychic-，在很多地方译成“精神”，如“内在精神” (intra - psychic)， “精神结构” (psychic organization)。通常，“心灵”用于 mind 一词的翻译。

(4) confrontation，面质，也有译成“正视”的。

(5) empathy，我国台湾地区习惯译为“同理心”，精神分析中将此译为“共情”，需与“同情” (sympathy) 相区别。

(6) 人名是按字典标准翻译，如 Oedipal complex——俄狄浦斯情结，Freud——弗洛伊德，Klein——克莱因，Kohut——科胡特，Kernberg——克恩贝格等，在其他译著中上述人名及一些重要名词的翻译有所出入，请参照原文。

最后，我们要感谢桑德勒夫人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及时而无私的帮助。还要感谢徐沙贝医生对相关名词、人名英汉对照的校译工作所作出的努力。

施琪嘉

2003 年

中文版序

自 1973年第一版以来，通过多次的修订和扩充，这本1991年版的《病人与精神分析师》已经成为理解精神分析过程的国际性基础著作。通过对精神分析治疗基本概念的深入讨论，以及对不同精神分析理论历史发展的超越，读者得以自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的精神分析治疗概念。

故此，该书也被作为德国精神分析师在中国开展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的基础教材。其最大的帮助在于，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概念进行了反复而必要的澄清。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使得这本书的英文版被许多中国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熟知。值得高兴的是，几位中国的同事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即将此书译成中文。在此尤为重要，要找到与德语和英语的惯用概念相对应的中文术语，中文术语应尽可能地接近精神分析思想的本意。

译者手头上已经有一些弗洛伊德著作的译文，但从批评的角度看，也不必只是应用传统的翻译，有时候要勇于引入新的术语。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将在中国翻开精神分析的新篇章。

德国精神分析协会主席阿尔弗·葛拉赫博士

于德国萨布利肯

2003年6月

原著第一版序

大约在3年以前，我们开始了对以精神分析基本概念为基础的重点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面对精神科已具备博士后知识的学生讲授精神分析的课程时备感困难，主要困难在于缺乏能阐明概念的小册子。好在将阐明基本概念作为我们精神病学研究所的研究课题最为合适不过了。这本书作为我们的工作总结，希望能达到澄清精神分析在临床应用的基本概念与其发展的初衷。我们还相信该书能提供精神分析概念向相关领域延伸的基础，如以精神分析为取向的心理治疗及个案分析。我们同时也希望该书能帮助驱除仍围绕着精神分析思想的一些神秘感。作为精神分析的学生和教师，我们在完成该书的过程中也澄清了许多问题，许多观念得以修正。我们希望该书能成为精神分析研究院的重要培训教程。

我们特别要感谢精神病研究所的精神病学教授丹尼斯·希尔（Denis Hill）爵士为我们的工作所提供的特别帮助，他自始至终的鼓励使得我们有机会和勇气完成该项工作。作为《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主编的依里约特·斯拉特（Eliot Slater）博士大胆举荐了10余篇系列文章加以刊登。我们感谢他的耐心及充满善良、幽默的支持，以及其仅在阅读了前两篇文章后便作出连续刊登本书中多数文章的睿识。

许多其他同事，特别是马克斯·贺尔那德兹（Max Hernandez）博士、罗伯

XIV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特·L·泰森 (Robert L Tyson) 博士及安娜·玛丽·桑德勒 (Anne Marie Sandler) 女士阅读了大量文章, 并提出了对本书极有裨益的见解。我们感谢贝特莱姆 (Bethlem) 皇家医院、毛德斯莱 (Maudsley) 医院研究基金会及洛杉矶精神分析研究基金会对本书的工作提供的资金支持, 我们还特别感谢丽达·哈森 (Lita Hazen) 女士、那尔夫·R·格林森 (Ralph R Greenson) 博士在后来所提供的私人资助。我们要感谢弗洛伊德版权公司给予我们的引用许可, 感谢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阿莱克斯·斯崔切 (Alix Strachey) 女士及霍嘉特 (Hogarth) 出版社允许我们引用经詹姆斯·斯崔切 (James Strachey) 修订的《弗洛伊德心理论文全集》标准版的原文。

约瑟夫·桑德勒

于伦敦

1971年3月

原著第二版序

自 从将文章以《病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形式结集出版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其间，精神分析的学术发展速度惊人，以至于出现始于50年代防止“精神分析泛化”的提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分析师在分析情景中，以“搭档”作为表征，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镜子”角色的现象。对于移情与反移情，已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事实上，本书中描述的每个概念在过去的20年中，其内涵均已有了明显的扩充。

基于此，本书的再版势在必行。我们要感谢本书的原作者容许我们在原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订与扩充。我们对原文作了进一步的精练，对内容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增加了新的章节以及250多条文献索引，所增加的内容相当于首版的一半。我们当然不愿将所有临床上关于精神分析的概念全部加以索引，这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试图将一些特别的文献罗列出来，希望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到最新的关于精神分析的原著。

在引用已出版的文献时，我们尽量将有词义意义的词缀列出，故可能原作者会发现以前的“s”变为了“z”，或相反，相关连词可能被忽略掉。一般所书写的“fantasy”中的“f”，也改为由弗洛伊德及克莱因（Klein）学派惯用的“phantasy”中的“ph”。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所做的改动。

特别感谢简·佩蒂（Jane Pettit）的细心审校，感谢宝拉·肖普（Paula Shop）

对全文作了逐字逐句的阅读；维多利亚·汉密尔顿（Victoria Hamilton）与布鲁那·索（Bruna Seu）帮助我们查阅了有关文献，克拉拉·金（Klara King）负责将该书打印成册，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还感谢伦敦鲁道夫斯基-基姆罗依（Ludowyk-Gyomroi）编辑部的信任，以及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给予的资助，由此该书的第二版编辑工作方得以进行。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阿莱克斯·霍尔德（Alex Holder）提供的许多有益的建议。

约瑟夫·桑德勒
安娜·乌素拉·德雷尔
于伦敦及法兰克福
1991年8月